

死神正悲哀地凝望着人间，鲜血已经流出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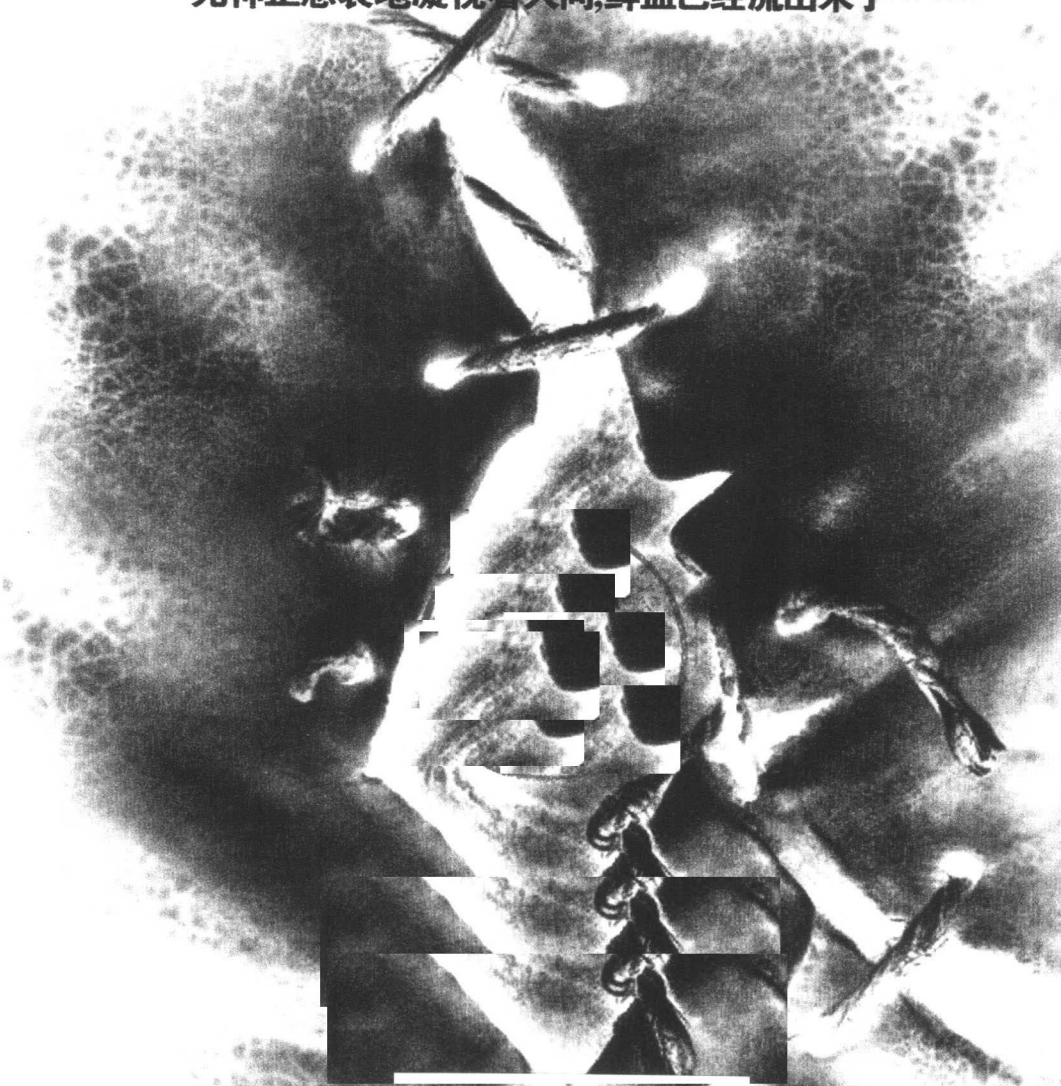
死神之眼

THE EYE OF OSIRIS

【英】奥斯汀·弗里曼◆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死神正悲哀地凝视着人间,鲜血已经流出来了……



【英】奥斯汀·弗里曼◆著

死神之眼

THE EYE OF AZRAEL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神之眼/(英)弗里曼著;高永强译.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613-3928-2

I.死... II.①弗... ②高... III.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39034号
图书代号:SK7N0274

This book's copyright is owned by
Shaan Xi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House,
now published in China and registered in CIP(2007.039034).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chemical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a licence or other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copyright owners.
All rights reserved.

责任编辑: 周 宏
封面设计: silen
版型设计: 祝志霞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 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佳信达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02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7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3928-2
定 价: 25.0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奥斯汀·弗里曼

英国著名作家，生于伦敦苏活区的一个裁缝之家，大学时代专攻医学，毕业后前往非洲黄金海岸的英国殖民地工作了七年，后来因为健康原因回国，不再从事专职的医务工作，转而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在写了一本颇受好评的游记之后，开始与友人共同以克里福德·阿什当为笔名创作了一系列犯罪小说，而后开始独立创作了以宋戴克为主角的系列故事，而《死神之眼》则是其代表作之一。在奥斯汀·弗里曼的小说中，读者似乎已经知晓了真正的凶手，但是，悬疑的趣味却丝毫不受影响，因为随着对犯罪过程的逐步揭露、层层还原，更加引人入胜。这种形式本身，就是作者所追求的“实验精神”。



责任编辑：周 宏
 特约编辑：杨 磊
 版型设计：祝志霞
 投稿邮箱：culturur@vip.sina.com
 封面设计：silen



中国读书网鼎力推荐
www.dusu.com.cn

死神正悲哀的凝视着人间。鲜血已经流出来了,听,是什么在你背后沉重的呼吸?!

除掉其他因素,余下的只有事实真相本身了。

目 录

第一章 人间蒸发	1
第二章 门内尖叫	6
第三章 恶魔的克星	16
第四章 被困羔羊	26
第五章 泥潭中的碎骨	37
第六章 复制遗嘱	46
第七章 肢解狂魔	58
第八章 诡异的诅咒	71
第九章 木乃伊盒上的沥青	81
第十章 四根手指	93
第十一章 手中的王牌	105
第十二章 惊魂发现	115
第十三章 颅骨之谜	127
第十四章 遗嘱背后	136
第十五章 寻访墓园	155

第十六章	爱意初萌	165
第十七章	控诉的手指	175
第十八章	无辜的幽灵	187
第十九章	人魔线索	204
第二十章	死神来了	222

死神之眼

THE EYE OF OSIRIS

第一章 人间蒸发

对于圣玛格莉特医院附属学院而言，法医学专业——有时也称医事法律学专业——能够拥有优秀的讲师是件十分幸运的事情，因为在某些学校，教这门课的通常都是在其他学科混不下去的教师。在我们这里，情况则大不一样：担任讲师的约翰·宋戴克先生，不但学识渊博、热心助人，而且还是位称职的教师。他讲起课来神采飞扬，情趣盎然；教材内容也丰富多彩，许多曾见诸于报端的著名案例，他好像都非常了解；一切带有法医学意义的知识——不管是化学、物理还是生物学，甚至是历史——哪怕只是最细微的联系，都会被他纳入研究的范畴；至于他那些稀奇古怪的亲身经历，则更是数不胜数。当像这样将所有精力都投注于乏味的死亡议题上时，他最拿手的一种讲课方式就是，分析和评论近代报刊的某些案例（当然，他的讲述总是兼顾合法性与著作权的）——也正因如此，我才会一头栽进一连串的惊世骇俗的事件中去，让我的生活也跟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刚刚结束的一堂课，讨论的是有关生存者财产权的问题，相当无趣。大部分学生都已离开了教室，那些留下来的则聚到讲台前，围着那位倚在桌边、手上夹着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授课重点的宋戴克博士，聚精会神地听他以闲聊的方式随性发表的评论。

“有关生存者财产权的问题，”他就一个学生提出的问题作着解释，“一般出现在当事人的尸体被发现，或者能够判定其死亡时间的——大

概得出死亡时间的案子里。可是如果当事人的尸体没有被发现，则必须依赖旁证加以认定其死亡事实时，问题就出现了。”

“当然了，这个时候的关键点就落在如何确定当事人是在什么时候咽气的。而要弄清楚这一问题，很多时候就要靠一些十分细琐且暧昧不明的情况来加以佐证。比如像今天报纸上刊登的一则新闻就刚好能够说明这一问题：一位绅士神秘失踪了。在此之前，最后一个看到他还活着的人，是他曾拜访过的一位亲戚家的女仆。好了，假如这位绅士到此就不再露面了——不管是活着还是已经死亡——那么，除了要弄清楚他存活的最末时刻外，还要注意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当他去拜访那位亲戚的时候，身上是否佩戴了珠宝首饰？”

他停了下来，盯着手中的粉笔，好像在思索什么问题。突然，仿佛又感知到了我们热切的好奇似的，继续说道：

“可以说，这起案件十分微妙，甚至是异常复杂的。倘若一定要诉诸法律的话，恐怕会非常难办。这位失踪的绅士——约翰·伯林汉先生，在考古界可是一位著名人物。前不久从埃及回到国内，并带回了一批异常珍贵的文物，还将一部分——其中包括一具非常贵重的木乃伊和一整套的陪葬品——捐给了大英博物馆，目前尚在展出。办理完捐赠手续后，他好像就要到巴黎谈生意。不过在他前往巴黎的时候，这批陪葬品还未曾运抵国门，而那具木乃伊则由大英博物馆的诺巴瑞博士在 10 月 14 日那天，亲自送到了伯林汉先生的家，而且在捐赠者和他的代理律师面前进行了仔细的检查。这名律师已经获得授权，当这批古墓陪葬品抵达后，他要将它们转交给大英博物馆；这样任务就算完成了。

“据说他将在 11 月 23 日从巴黎回来，然后直接赶到住在查令十字路的亲戚家，一位单身住在艾尔森的赫伯特先生。他正好在五点二十分到达那里，但此时赫伯特先生还在路上，而且他要在五点四十五分才会到达。因此他便向仆人介绍自己，并且说自己想在书房等人，顺便写几封信。于是女仆便将他带进书房，还为他准备好了纸笔，然后就离开了。

“五点四十五分，赫伯特先生回来了。他用弹簧锁钥匙把大门开，女

仆还没来得及向他通报，他已经直径走进了书房，并且顺手把门关上了。

“六点整，晚餐铃响了，赫伯特先生独自一人走进餐厅。当他看到餐桌上摆着两人用的餐具时，女仆解释道：

‘我还以为伯林汉先生会留下和你共进晚餐呢，先生。’

‘伯林汉先生！’赫伯特先生惊愕的大叫，‘他来过吗？我怎么不知道他来了，你为什么没向我通报？’

‘但是我以为他同你一起在书房里呀，先生。’女仆委屈地说。

“然后，他们便找遍了整个书房，却发现没半个人影。难道伯林汉先生就这样消失了？更加奇怪的是，这名女仆十分确定地说伯林汉先生没有走出大门，因为她和厨子都不认识这位约翰·伯林汉先生，而且当时她一直在厨房里——从那儿可以看清前门的情况，或在隔着走廊、书房对面的餐室里。书房里有一扇漂亮的落地窗，外面是块小草坪，旁边有一道通往小巷的边门，伯林汉先生没准就是从这条偏僻的小路离开的。不管怎样，结论就是：他不在屋里，也没有人看见他离开。

“赫伯特先生没怎么好好吃晚餐就匆匆回城了，往伯林汉的诉状律师兼股票经纪人杰里柯先生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告知他事情的经过。杰里柯先生显然不知道自己的客户已从巴黎回来了。随后两人乘火车赶往伍德弗——葛德菲尔·伯林汉，也就是这位失踪的绅士的弟弟的住处。他的仆人说他出去了，他的女儿倒是在书房里，于是两人来到后花园边上一处被灌木丛包围的小屋。他们运气不错，在那儿不仅找到了伯林汉小姐，她的父亲也刚好从后门进来。

“父女俩听完赫伯特的讲述，惊愕不已，并向他保证他们已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约翰·伯林汉的消息了。

“随后他们一起离开书房，准备回到正屋去。就在这时候，杰里柯发现离书房门口不远的草坪上有什么东西在发亮，就指给葛德菲尔看。当葛德菲尔把东西拾起来的时候，大家一眼就认出那是约翰·伯林汉常戴的一只配有表链的圣甲虫饰品。绝对错不了，因为上面镶着的青金石雕刻而成的埃及第十八王朝的宝物实在特别，非常精致，并且还刻有法老

王阿孟霍特普三世的椭圆形徽章。此外，金线做的表链上还串着一个有点裂了的金环。

“毫无疑问，这一发现让事情更为蹊跷。再加上此后警方在查令十字车站的行李寄放处发现的一只标有 J.B. 名字缩写的行李箱，事情就变得更加奇怪了。从车票本上留的票根来推测，箱子放在那儿的时间大概是在 11 月 23 日大陆号快车到站的时候，所以箱子的主人肯定直接赶往艾尔森了。

“这就是事情的经过。假如这位先生真的失踪，或者说一直没有发现他的尸体，那么，首要澄清的问题就是：他生前被人看见还活着的最后的确切时间和地点。有关地点所涉及的问题的重要性，我想大家已经很清楚了，我们也就没必要再罗嗦了；而时间则是另一项具特别意义的问题。

“在演讲中我也曾提到过，在很多案例中，不到一分钟的死亡时间差距，足以证明生存者的财产权，确保财产得到继承。

“现在再分析眼前的这件案子。人们看到这名失踪男子还活着的最后时间是在 11 月 23 日下午五点二十分。他似乎也曾到伍德弗去看望他的弟弟，不过他的到访并未得到那家人的证实，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先到过那里，随后再去找赫伯特。假设他的确先到的那儿，那么 23 日下午五点二十分就是他被证实还活着的最后时间；而如果他后来才到那里，那么他往来于两处地点所需的最短旅行时间也要被算进去。

“关于他造访的先后顺序，问题的关键还要看那只圣甲虫饰品。假如他到赫伯特家时佩戴着它，那他一定是先去的那里；而如果当时饰品不在他的表链上，那么他很可能之前去了伍德弗。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一个能够判定财产继承的关键时间点就在于：这名女仆是否注意到这一极为微小的细节。”

“有关这一问题，女仆说了什么吗，先生？”我问道。

“很显然没有，”宋戴克博士回答道，“确切地说是新闻稿里没提到这点，尽管有关这件案子的报导已经十分详细了：很多细节——连两幢房

子的平面图都刊登出来了。单是这一现象本身就十分引人注目,可见案子的重要性。”

“这指的是哪方面的重要性呢,先生?”一个学生问道。

“我想,这问题就留给你们吧!”宋戴克笑着说,“目前案子还没审理,我们必须时刻关注这些当事人。”

“报上有这位失踪者外貌的描述吗,先生?”我又问。

“当然,而且描述得相当细致,简直有些小题大做了,毕竟,这个人说不准哪一天就会好端端地出现在众人面前。失踪者的左脚踝好像有一处波特氏骨折旧伤,两条腿的膝盖处各有一条细长的疤痕,原因不难猜到;除此之外,他的胸部有一块非常精美的朱砂色刺青——欧西里斯之眼的象征图形,也被称作‘何露斯’或‘拉’之眼(欧西里斯、何露斯和拉分别是埃及神话中的冥神、法老守护神和太阳神)。当然,尸体的辨识工作并非难事,但我想情况应该不至于这样的。”

“好了,我必须得走了,你们也一样。我建议你们都去买份报纸,认真看完这则报导,并给它建份档案。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案子,日后很可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再见,各位!”

对在场的学生而言,宋戴克博士的建议有着非同寻常的吸引力,要知道,在圣玛格莉特医院附属学院,医事法律学可是个热门科目,大家都非常喜欢。毫无疑问,博士的建议很快被实行了,学生们拥到最近的报摊,各买了一份《每日电讯报》,成群结队地来到宿舍交谊厅,津津有味地读完那则报导,热烈地讨论案情的发展。尽管此前博士提出了诸多扰人的疑点,但我们的热情丝毫未受影响。

第二章 门内尖叫

人与人之间的相识必须透过适当的引荐——长久以来，这就是被受教育之人视为世俗规范而谨守(当必要时)的礼仪。为了弥补我在上一章未能遵守这项礼仪的过错，在此章我将马上作补充，何况下面叙述的事情已是两年后发生的了。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保罗·拜克里——前不久刚毕业的医学士。这一天正穿着整洁的长礼服，戴着高帽子，小心翼翼地穿行在装满煤炭的布袋与高高堆着马铃薯的大拖盘间的窄道上。

这是我在百合花巷的一家商店时的情形。我之所以会在那里，是为了打听一位出诊病人的地址。这名病人是我这天早上最后要出诊的对象，住在奈维尔巷 49 号——老天才知道这地方究竟在哪儿，所以我打算向煤炭店老板娘问问路。

“请问——奈维尔巷怎么走？”

这位贾柏雷太太知道路，而且十分热情地为我指引。她死死地抓着我的手臂——日后的几周内，我衣袖上的褶皱一直没有消失——用颤抖的食指指向前方的一条小巷。

“就是那条小巷子。”贾柏雷太太微笑着说，“穿过一道拱门就是了。从菲特巷往右转，再往前就是布尔姆住宅区。”

我向这位好心的太太道了谢，庆幸这天的出诊任务终于要结束了，可以早点回去美美地泡个热水澡。

实际上这天我是替别人出诊的——可怜的迪克·巴纳老医师是圣玛格莉特医院里出了名的老顽童，前一天刚搭上一艘红醋栗货船到地中海旅行去了。虽然已不是第一次在早晨出诊，但也可看成是一次地理探险。

我穿过菲特巷，很快就看到刻有“奈维尔巷”字样的一道狭长拱门，随后，就像许多在伦敦小巷中穿梭的游客那样，我也同样经历了一连串惊奇的事情。原本以为这只是伦敦常见的那种阴暗的小巷，可等我穿过那道拱门后，一排整洁而色彩明快的小店铺顿时映入眼帘——暖色调的旧式屋顶和墙面在鲜绿的嫩叶映衬下格外引人注目。在市中心，偶然看到一棵绿树便令人窃喜万分，而这里不仅绿树成荫，还有成片的灌木丛，甚至还有花丛。巷道的两边分布着花圃，老旧的木篱笆与修剪一新的矮树丛，为这块小地方平添了几分雅致。随后我与一群女工“狭路相逢”了，她们穿着颜色鲜艳的工作服，带卷的发丝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犹如一簇摇曳在树篱间的野花，为这宁静的角落增添了几分活力。

一个花圃的通道上铺设着环状的砖块，我仔细一瞧，原来是很多造型古朴的石头墨水瓶底儿朝天的埋在地上。当我瞥见一扇大门上刻着的门牌号正是我所苦苦找寻的，不禁想到这位病人也许是个文人，或是律师、作家，甚至是个诗人，要不怎么会有如此雅兴装饰住宅呢？因为没见有门铃和门环，所以我直接拉开了门闩，推开门径直走了进去。

如若说巷子里的景象带给人惊喜的话，那么眼前的一切可以算是真正的奇观了，犹如梦境一般，这里距离喧嚣的舰队街仅几步之遥。我置身于一座高墙内的旧式花园中，一关上庭院大门，一切属于城市的声光瞬时被挡在了外面。我被四周的景象怔住了：镶着金边的绿树，百花绽放的花圃，羽扇豆、金鱼草、金莲花与塔尖状的毛地黄和茂密的蜀葵构成了前景；飞舞在花丛中的一对黄绿蝴蝶，随着花下一只毛色光洁、体态丰满的白猫的追捕，一起一伏。白猫忽地跃起，雪白的爪子在半空中一阵捞捕；后方的景致也同样赏心悦目：一幢老旧的古宅，浑厚的屋檐，颇具沧桑感或许在那些纨绔子弟乘着轿子奔过小巷去风流快活，温和的艾萨克·沃登——十七世纪英国的一位传记作家——悄悄地离开了他位于舰队街

的铺子，穿过菲特巷到神殿园去享受垂钓时光的时候，这栋宅子就已经存在于这世上了吧！

我为这超然的景致所震慑，以至于手一直拉着门铃的拉绳都未能察觉。直到理智很不合时宜地苏醒，提醒我来访的目的，我才注意到门铃下的一小块刻有“奥蔓小姐”的铜牌。猛然间门被打开了，一位中年妇女射过两道锐利的目光，从头到脚打量着我。

“难道我拉错门铃了？”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真够蠢的。

“我怎么知道？”她反问一句，“或许是吧，男人常做这种傻事，然后道歉个没完。”

“我不是那种过分的人，”我辩解道，“不过现在看来，我的目的似乎达到了——你已经开始关注我了。”

“你找谁？”她问。

“伯林汉先生。”

“你是医生？”

“是的。”

“快随我上楼去，”奥蔓小姐提醒道，“当心别踏着油漆。”

在这位女向导的带领下，我穿过宽敞的大厅，登上雅致的橡木楼梯，谨慎地踏在阶梯中央铺着的一张长条垫子上。到了二楼阶梯的平台，奥蔓小姐打开一扇门，指了指里间的屋子：“在那儿等着吧，我去告诉她你来了。”“我说的是伯林汉先生——”我的话还没说完，门就在我面前砰的一声关上了，只听到门外奥蔓小姐迅速下楼的脚步声。

我很快意识到自己正处于尴尬的境地。我所在的房间跟另外一间是相通的，尽管中间的门关着，可我还是能隐隐听到隔壁房间的谈话声。一开始很模糊，时断时续，但随后突然爆发出一阵异常愤怒的喊声：

“是的！我是说过！而且我还要再说一遍：贿赂！狼狈为奸！你想收买我！”

“冷静点，葛德菲尔，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另一个声音低沉地说道。我故意咳嗽了几声，还移动了椅子，隔壁的争吵声立即降了下去。